

来自墓地的光辉，2025年5月4-5日，印度比尔

第六部分（AI整理版）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B0J7tYoOE8>

讲师：

趁我还没忘记，我会一边读这篇文章，一边穿插讲解。我只是想给你们传递一些信息，而不是指示。

正如我昨天多次提到的，确实有一种传统——有些人会前往这些外部显化通道的场所修行。但就像很多情况一样，金刚乘实在是一种无比神妙的方便法门，无需离开床就能运用——你可以成就一切。事实上，你只要睡觉就够了。你知道有一种睡眠瑜伽，这就是它的精妙之处。这并不是说金刚乘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做事或思维方式而设计的，而是因为真实的物质现实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金刚乘并不是在试图讨好你或引诱你成为修行者。

身为金刚乘修行者，我们应当修习菩提心，怀抱以慈悲觉悟众生的愿望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发心、启发和激励他人，例如禅修菩提心、建造佛塔，或其他种种方式。

无论身处何地，都可以进行这种祈请大地加持的仪式。你甚至可以独自在家进行，但同时也鼓励以小组形式共修。有时，瑜伽士和瑜伽女可以聚集在一起，组织某种坛城，例如胜乐轮、金刚亥母或金刚瑜伽女的坛城——这意味着真正地承认并安住于作为本尊的自信之中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至少要持有这样的信心：我们的污染情绪，无论多么强烈，本质上都是暂时的，可以被净化的。那不是你的本性，它们是外来的——无论有多糟糕，那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能有这样的认识，本身就已经是自信的开始。

如果这能帮助你营造氛围，可以通过布置神龛来创造氛围，这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和方式。如果在面前摆放佛像或上师像，并以鲜花、油灯和香来庄严，你会不会更有灵感？如果想更精细、更忠实地遵循密续，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坛城。如今，打印一份也是允许的。南方传统所说的「准备好」，过去指的是要粉刷彩绘，但这些事情都取决于个人，取决于你的能力以及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，就连嘎纳脉轮供宴的积累也是如此——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，直接购买包装食品也是可以的。

如果你真想了解，这类事情甚至在其他传统中也能找到。比如禅宗就有茶道，你觉得茶道怎么样？他们称之为仪式，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仪式，而是一种三昧。为什么禅宗人士会进行茶道？因为这和茶叶本身无关，关键在于整个制茶的过程。我一直在跟印度的禅宗人士说，他们应该认真考虑举行奶茶仪式、印度薄饼仪式，甚至揉面、擀面仪式，完全可以这样做。我一直在尝试建议：来，我们做个槟榔仪式吧！

实际上，你要做的就是——像握住茶叶、观察茶叶的绿色、闻闻气味那样——把槟榔叶摊开，然后……嗯，一、二、三，也许八次，怎么样？（笑）八识嘛。你可以随意发挥，有时也可以加入一些我们

称为传统的东西，比如苏巴里，有时也可以用密宗的方式来做。打破你固有的思维模式——放辣椒、洋葱，什么都行，放盐。[笑声]

然后慢慢地把它卷起来，慢慢张开嘴，放进去。然后右边、左边——所有那些与禅修、自我观照有关的事情，让心安住其中。寂天菩萨说过，要给这颗散乱的心套上缰绳，金刚乘中更是如此。

总之，有时瑜伽士和修行者会聚集在一起。这真的很有趣，几乎就像——[清嗓子]——该怎么称呼呢？穿着奇特服饰的人也可以这样做，就像参加化装派对一样，只是为了让你稍微走出平时的舒适区。然后烧一些普通的香就可以了，任何闻起来好闻的东西。如果你有能力烧檀香，那就烧檀香。但如果你有能力烧干牛粪，那不仅不禁止，实际上是鼓励的——鼓励将各种最刺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。此外，还有一整套仪式来混合这些香料，其中某些成分我们现在甚至不想讨论，它们的目的是召唤不可分割的身语意的精髓。

在这个坛场上——当我说「坛场」时，不要忘记时间的虚幻本质——我指的是此刻的觉知和我们所坐的这个地方。你也可以将这个空间扩展延伸，直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外、印度以外、整个宇宙之外，然后进行更广阔的观想。

还记得我们昨天讨论过鲁德拉吗？他们短暂地前去降伏鲁德拉——降伏、降伏、再降伏——这个鲁德拉之心受到了加持，如今被标记为东方道场。我们不仅称之为东方道场，还称之为「凉林」（尸陀林），那里有一座自生佛塔，附近是极乐净土所在，伟大的持明者摩诃悉达·吽嘎热，就在此刻、就在这里，[清嗓子]，将这个地方化为了坛城。

鲁德拉的右手，我们方便地称之为南方的通道圣地。正如我昨天多次提到的，通道圣地有许多不同的名称，这里也是如此。这个通道圣地被称为「Kual」，即杜鹃花园，与我们昨天谈到的东方道场有着密切的关联。这里有一座名为「层层珍宝」的佛塔，佛塔旁边住着一位伟大的持明者、摩诃悉达，他的名字是穆希里·密特拉。顺便说一句，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摩诃悉达，凡是接受过大圆满教法的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。

好了，我现在最好来读一下。[哼]

这显然是外来系统，因为这套系统是在西藏被发现的。我现在正在查看西藏的通道圣地名单，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大成就者，其中大多数是藏族人，[有些名字是]外语……外语……外语。[哼]

现在我正在阅读关于圣地或通道圣地的章节，尤其是关于死亡期间、临终过程中的部分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通道圣地了。是的，这也属于外来的。由于这套教法是由与传统密切相关的人所发现的，特别是与第八位上师显现密切相关的人，这也与第八识和第八通道圣地的显现密切相关，我们称之为前言。小心！外语！外语！外语！

这篇文章是应陈绍吉·劳德的请求而创作、发现或撰写的。我一直想告诉你们这件事，这也是我被邀请进行这次教学的部分原因。我本想谈谈大致状况——其实我突然有个念头，所以选择这样做，有一部

分原因是为了逗你们开心。而更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奇利·洛邀请我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人们现在经常谈论内部冲突，谈论环境恶化、生态破坏等问题。这几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谈论冲突。冲突确实存在，因为我个人认为，正是由于自由来得太多、太快，才产生了许多……你知道的[嗤笑]，是什么？太多的自由、太快的自由，导致了许多冲突。

正如你们这两天听到的，当然，你可以说这完全是主观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确实感受到了那种我们藏族人称之为「达」（好运）的东西——有点像一种福气或良好的环境能量正在消退。在某些地方，你去了之后会无缘无故地感到非常舒适，尽管那个地方其实并不特别，甚至有些混乱，但你却感觉很好。当然，原因有很多，比如你的教育背景、成长经历、童年记忆等等，但除此之外，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

我现在要引用卡洛斯·卡斯塔尼达的话了。读过他的人也许知道，存在一个特定的点——一个你实际上可以改变的特定地点，这就像密宗所说的那样。如果你感到不舒服、沮丧或不开心，就从卧室搬到客厅，这会有些帮助，哪怕只是几秒钟。或者换个枕头的方向睡觉，为什么不试试睡在浴室里呢？诸如此类。这就是那个「斯坦点」（场域/力量点），此外还有一种集体斯坦现象。有人问过我这种集体现象。

近几年来，这种集体现象确实受到了挑战。从生态角度来看，集体场域或许正在恶化。这种集体的不安——你知道，人们那种普遍的紧张感，大家都有些焦虑、无法放松——这种现象显然是存在的，它不会只出现一两次就消失，我认为它会来，然后慢慢平息。

在西藏，大概是20世纪40年代，或者30年代末，有一段时期，人们感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在恶化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可以进行一些修持，比如绘制大坛城——他们称之为「杜兰」——具体来说，就是「复原」修持：通过祈愿和发心，进行八大基本修持，燃烧特定的香，并保持某种态度，至少维持半小时的这种生活方式。穿着衣服，尤其是一些非常奇特的服饰。不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在藏传佛教寺院里，这些服饰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，他们总是穿着同样的旧衣服。不知何故，藏族人特别喜欢花束，天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们一直穿着巴德，一直穿着布艾。他们觉得这非常迷人，但理想情况下，他们应该穿虎皮裙，在身上涂抹某种东西——灰烬，我也不知道——然后[清嗓子]创造出那种荒诞而又充满喜悦的……

境况，然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。我们并不是在搞叛逆，跟那件事无关。这就像是创造一种不同的秩序、一种新的秩序，因为旧的秩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太大的破坏和恶化。

这是吉姆贝的祈福仪式，也就是环境恢复仪式。我们时不时会这样做。我知道这里很多人也会参加十人以上的大型法会，我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也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不想说“哦，我要谈谈杜钦的某些方面”，因为那样说，来的就是另一批人了。你知道，我还有其他的动机，我想介绍一些东西——不只是那烂陀寺、奥坦达普里寺和维克拉玛拉寺的智慧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智慧。

好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看起来有很多……

你谈了很多关于时间的事情。最终，时间还是不够。如果说这支笔最终是空的，我大概能理解——我看到那里有一支笔。但是，当一个人真正看到空性、看到时间的时候，我该如何真正理解时间呢？时间的定义是什么？我该如何将这种感悟铭记于心，从而认识到时间是空无一物的？

这个问题很难完全回答，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想我已经说过——我认为你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，会像一位陪着孩子玩玩具的母亲一样。你明白吗？是的，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。你知道妈妈们是怎么做的吗？就像孩子们玩枪，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，妈妈们也会跟着玩。我们会这么做，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菩萨行——他们会穿你懂的内衣，会打领带，甚至穿燕尾服。为什么不呢？如果这是大家喜欢的，那就这么做吧。

但当我们说时间是幻觉的时候——你知道，这正是解脱的权利所在，因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会被束缚的。纳罗帕说得对：束缚你的不是外表，而是对外表的执著。就是这样。

我猜这只是我的想法，但我认为猜得相当准。我们拥有一些玩具，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相信你也到了这个年纪——就像我一样，如果我在Instagram上发什么东西，不管多少人点赞，我都不会太在意。你明白那是什么。但有些玩具我们很难摆脱，比如时间。

我明白。但对于纳罗帕这样的人——甚至不是纳罗帕，即使只是成就稍逊于他的人——时间就像……该怎么形容呢？就像点赞和踩踏一样毫无意义，我们只能用这些来理解。当你达到那个境界时，我认为你会变得非常强大，因为一百个赞无法腐蚀你，一个踩也不会让你失去力量。这是一种力量。同样，当时间不再对你形成束缚时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。

我想问的是，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一生中成为大成就者（Mahasa），如果可以，可能性有多大？

这不是营销噱头，而是事实。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的这种方法——哦，其实有很多很多方法，而且这些方法至今仍然有效，有传承、有教义、有系统的分析，是的，非常活跃。但是，有很多很多……我必须说，有很多很多因素可能会扼杀它。不过……我只是想说，我们听说过过去的大成就者，却好像没怎么听说过现在的，你知道吗？

哦，我相信有很多大成就者——不一定是完全圆满的，但小成就者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我观察到，他们虽然没有自带光环之类的，但他们对生活有一种积极的态度，这让人耳目一新。

你知道吗，或许我该把这件事告诉你。我们认识一个人，一位瑜伽修行者，最近他前列腺出了问题，尿不出来，等等等等，然后他突然就消失了。我一直在找他，因为我需要派他去加拿大做点事情。找不到人，经过一番寻找，才发现他回到了东不丹，也就是他的家乡。他决定：好吧，这就是他生命的终点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在山间的隐居处。

于是我只好派人开车六个小时，带着手机打电话给他。我说我必须稍微夸张一点，让他知道我并没有真的生气，但我必须假装发脾气，说："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你太蠢了！我说真的，快从那里起来，直接去德里，去医院检查一下。"他说："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"我猜他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妥了，然后去了甘加拉姆医院，两天之内就能四处走动了。

但是，你知道，我当时想："哦，这相当不错。"有些人会突然意识到：好吧，我要死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有点像……我不知道，你可以称之为愚蠢，但我会称之为长期规划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规划。所以与短期规划相反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。

好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好的，请说。

我可以问个问题吗？谢谢。昨天您说，当一个念头消逝、另一个念头萌生之前，会有一个空隙，修行者可以在这个空隙中接触到阿赖耶识，它就在那里。所以我想问，即使没有间隙，即使念头在不断涌现，修行者仍然可以接触到吗？

是的，但总会有间隙。我要给你持续思考的是——我想引用寂天菩萨的话，实际上我甚至还没有引用密续中寂天的话——他说，所有这些念头就像一个火圈，像这样旋转，看起来是一个圆圈，看起来是连续的，但实际上并不连续。

仁波切，非常感谢您传授这些宝贵的教诲。我只是想澄清一下，如果我理解有误，请指正。据我理解，您说金刚杵是在神与明妃结合时产生的，就像听觉触及声音的那一刻。我们说的金刚杵，就是这种不可分割的结合吗？

是的，实际上就是这种结合。尽管我们用了"结合"这个词，但这并不是一个好词，因为谈到结合，就暗示着有两件事，而我们不是要说两件事是不可分割的。记住，声音与知音合而为一，它们实际上本是一体。

那本来是我的第二个问题：如果这两件事本是一体的，那怎么说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呢？

是的，但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一点，或者我们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即使是在教学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几乎不得不——就像和孩子们玩耍一样，你必须说他们的语言。所以佛教徒有很多听起来像……的语言，"结合"这个词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非常感谢您的到来。我想知道，冥想、闭上眼睛、保持平静，是否能算作一种假装开悟？我们是要假装成功直到真正成功，还是应该采取其他方法？

闭眼冥想、保持平静，是虚假的开悟吗？我们要不要先假装一下，直到稍微真正放松下来？

你知道，这只是一步之遥。但我认为你应该做好准备，去摆脱这种平静——就像轻轻拂去蜕下的皮一样。那叫什么？脱落。对，是一种皮。把它撕下来。好的，是的。

太感谢了。我是电影系学生，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唐卡艺术（佛法艺术）的纪录片，我有两个问题。今天您讲的是幻觉，所以我的问题是：如果自我是一种幻觉，电影或影像也是一种幻觉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，在电影中我们透过动态影像来讲述故事，这是否能带来自由或觉醒？

嗯，只要有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见地，我相信是可以的。

我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您昨天谈到了菩提萨埵。在佛法艺术中，特别是唐卡的修行者会绘制或书写唐卡，他们透过修习唐卡来了解自由，而唐卡通常指的是神圣的经文——那是一种创作行为。僧侣和成熟的学者们会研读关于唐卡和佛法的典籍。那么，学者与艺术家在修习唐卡方面有什么区别？您认为真正的唐卡是什么，唐卡的本质是什么？

唐卡的雕像，我们用藏语来说就是“薄”，我们称之为薄型支撑。唐卡、雕像、坛城，它们被用作观想的辅助工具和参考对象。你知道，有些大师鼓励修行者使用唐卡、雕像——显然雕像有很多。但与此同时，一些大师也警告说，这样做最终会使本尊变得非常局限，就像被压缩成一维一样。这种看似矛盾的教义一直存在。显然，你需要先建立，然后需要消融。这就是唐卡作为参考资料的目的。

但即使是唐卡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也会发现其中真的很好，可以从中看出很多非二元论的东西。而且，这幅画实际上是一位印度画家的作品，至少我知道有一位。你知道吗，我认识一位画家，我想他是孟买的电影海报画家。他非常幽默，而且我了解到他真的全情投入其中。有时候我会说：“哦，你知道，你做得太好了。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——他说：“当然了，因为那是上帝本人，不是我。”非常好的回答！然后我让他画了二十一尊，所有的度母都有非常发达的肌肉。[笑声] 就应该是这样。

合十礼。我想请您解开一个悖论，关于止禅、观禅和金刚乘禅之间的悖论。在我看来，从体验式的理解来说，要进入金刚乘禅，甚至要理解金刚乘禅的某些方面，我个人需要平静的心——也就是基本的止禅，以及适量的观禅，适量就好。那么，这与金刚乘禅之间的悖论是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呢？

不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理解，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西藏，藏传佛教的禅修老师们都开出了所有这些禅修的处方。你应该拥有这三样东西，它们都非常好。你应该保持止观（shamata vipasana），即舍弃散乱心、厌离轮回、厌离世俗生活、厌离无意义的虚妄生活，这一切对初学者来说都非常重要。然后，时不时地，也要明白一个事实：无论你试图对抗的是什么，比如这种厌离本身，它们本质上都是虚幻的，没有什么需要

舍弃，没有什么需要放弃，没有什么需要舍弃。就像大乘佛教所说的那样，有时告诉自己"一公斤情绪等于一公斤智慧"是很好的——无需添置任何东西，无需收获任何东西，无需增添，也无需减少。弥勒菩萨就是这么说的，这甚至不是巴哈那的教义，但巴哈那也常常这样讲。

好的，谢谢。您能谈谈恐惧吗？特别是关于恐惧会在哪些地方被引发，是否应该去那些地方主动引发恐惧，以及如何练习面对"害怕失去立足点"这一类的恐惧？

如果您说的是这个，那是不是就是阿赖耶的恐惧？嗯，我其实一直想跟大家谈这个，不知怎的忘了。你提到这一点很好。你知道，完全没有参照物是很可怕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依赖参照物。我认为，完全赤裸、完全没有参照物、没有任何根基，可能会相当可怕。但回到之前的问题——如果你训练自己的心智，认识到"我所执著的一切参照都是徒劳无益的、充满意义的，实际上它们本身就是苦难"等等，那么心智训练和止观禅修的作用是什么？它其实是有意识地、刻意地将你引向无参照物的状态。

所以，你所恐惧的正是无参照物，而你要有意识地、刻意地去面对它。然后，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，你会去体验、领悟、理解——当这些感受生起时，不要执著于它们，而是将它们一一剥离、清除。之后，更多的无参照物会出现，当然，也许也会有更多的恐惧。但那时，你可以用"gas janas"这样的词语来鼓励自己，因为是的，它们当然是参照物，是一种参照物，但它们是最接近无参照物的参照物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。

好的，谢谢。嗯，我很想了解更多关于八识与八墓地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哪种识具体对应哪个墓地——比如眼识，它是否对应某个特定的墓地？还是说它更像身体曼陀罗那样，与八墓地整体对应？

它们大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，相互重叠，每部密续的说法也各不相同，这本身就说明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。假设你修习黑金刚密续，他们会有类似这样的说法……嗯，我不记得了，想不起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总之，每部密续都有各自不同的名称，所以并不是固定的。

嗯，作为一名大乘修行者，有人被揭露了……好的，等等，这只是针对先前问题的补充。嗯，人们会问"我的本尊是什么？"——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定价值。我个人的萨达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类型——对，类型。所以，首先我再做一个很大的概括。我们身为人类，身处地球，肯定属于我们所说的欲界（kama

dhatu）——欲望的界、领域类型、元素、种族，这些都是金刚乘的语言。然后具体到你个人，我不确定，但你肯定属于某种类型，甚至颜色也会有影响——红色肯定会对你产生某种作用，这其中有很多因果关系；同样的红色对我却可能毫无影响。情绪会影响疾病，不同的体质也会导致不同的病症。有些人更容易患风湿，有些人更偏向土元素的疾病，因此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的密续。据说正因如此，脉轮通道的对应配置也因人而异——就像八个墓地可以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一样，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。

好的，是的，请继续。好的，嗯，作为一个初学者，我一直在修习大乘和金刚乘，也修习过止（shamatha）、观（vipashyana）和菩提心（bodhichitta）。我们如何将金刚乘的修行融入坐禅之中？该从哪里开始，或者说该如何开始金刚乘的坐禅练习？

我的建议是，始终尝试聆听和思考金刚乘的见地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一旦你真正信服了金刚乘的见地，你就会获得某种解脱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大乘佛教中，你可能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认同了空性（或称虚幻）的见地——比如一切都是幻象，没有什么是真正存在的，等等。然后你进一步升华到更深的空性，而这个空性不只是虚无。那个“空”（shunyata）不只是否定，它充满了各种功德——光明与空性的结合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觉（rigpa）。而且那不在外面，那就是我自身。当然，那也是幻象，等等。

然后，即使是自己洗澡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这内在本尊的供养或礼敬。所以你必须培养正确的见地，必须真正形成自己的观点。因此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这里学习和思考金刚乘的见地——即使只是略知一二，也很有帮助。我认为这会让你得到解脱。

好的，谁手里拿着麦克风？感谢您的教导。嗯，灵武，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参考，来深入理解我们正在接触的这个主题？

我想，《脉轮桑巴拉》（Chakrasamvara）的译本相当广泛，它包含了大量关于八脉的信息——如果你问的是这个；或者实际上你问的是时轮（Kalachakra）？我其实不太清楚，时轮之所以如此浩瀚，是因为内容实在庞大，所以我不确定，但我相信其中有相关部分。关于哈吉拉和脉轮桑巴拉，我亲眼见过，你可以去读读。其实还有一部名为《极乐之环》的著作，或许你可以参考。但至少需要一些入门级的知识，比如钦哲仁波切所讲的很多教义，还有《无目标的旅程》之类的文本，以及《有序的混沌》——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本。

谢谢。你好。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见地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心头：当我们接触金刚乘见地时，我如何确保自己不会自欺欺人，或者在试图扩展这一见地的过程中违犯了自己的任何誓戒？

那将会是你修行中最重要的部分。你应该时时保持这种“疑神疑鬼”的警觉状态——这种警觉就叫做守护三昧耶戒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

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嗯，我有个关于幽默感的问题。这跟您有关，也跟我有关，关于从事精神疾病工作的问题。患有精神疾病的人……在我们今天的主题中，关于幽默感，不要太严肃，在我们作为心理学家、老师的角色中，我们如何运用幽默？还有，我还有关于三昧耶的第二个问题：我们该如何照顾自己的三昧耶呢？当然，您的回答肯定是“是”。还有，昨天您谈到了Ucchushma，我也很喜欢这个，我在想，这也是一种照料三昧耶的方式。

是的，的确如此，是的。我也很喜欢今天。但我在想，我的修行有点问题……实际上，介意……就像DIY，不是因为你用了我的东西（笑），而是当我看到它看起来像我的东西时，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D

IY——嘿。

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嗯，我朋友还有第三个问题，或许有点蠢：强大的老虎有时也会哭泣吗？

强大的老虎有时也会哭泣。我哭了。哦（清嗓子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是否可以？哦，我确定。（笑声）是的，我确定。

但是，要小心幽默，因为我觉得，幽默有时会过头。我出生在不丹，在不丹长大，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，至今与不丹仍有很深的联系。不丹人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，很多时候甚至面无表情。但即使是布帝亚人（Bhutanese）第一百万次重复同样的幽默、同样的笑话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笑话了，可当他们开口说或者做那件事时，大家仍然会笑。但我注意到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布帝亚人开始到噶伦堡（Kalimpong）和大吉岭等地求学，现在又到敦等其他地方，甚至更远——去英国，去伍德斯托克，现在他们已经不再那样笑了。所以，幽默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。

好的。我们回来后会收到一些请求，希望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例如皈依和菩提心等等。那些没有计划皈依或受菩提心戒的人，不一定要回来；但如果你只是想观察，当然非常欢迎。另外还有一些传承仪式我应该会做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进行的内容。好的。